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4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蛋壳米饭

南京刘永宗

70后、80后儿时的记忆当中,是否有这样一道美食呢?这道美食,用料简单,却让人回味无穷,它就是“蛋壳米饭”。

记忆中,母亲会为我们做蛋壳米饭来改善伙食。母亲会用剪刀或者菜刀尖锐的一角,在鸡蛋壳顶端敲出一个直径约1厘米的小洞,然后用筷子把蛋黄和蛋清掏出来放在一个小铁盆里面。

通常会敲四个蛋壳,做好后我们四兄妹一人一个。母亲会小心翼翼地把蛋壳清洗干净,然后装上半蛋壳淘洗干净的米粒。米粒多少挺有讲究的,少了蒸出来的蛋壳米饭饱满度不够,太多蒸熟后容易把蛋壳撑爆掉。

母亲灌装好蛋壳之后,会把它们放进煮地瓜粥的大鼎里面。小铁盆里的蛋黄蛋清,母亲会加点盐和花生油搅拌均匀,放在大鼎上面一起蒸煮。为了放在鼎里面的食物能充分蒸熟,锅盖周边有时候会用毛巾盖上,避免水蒸气溢出。

小时候,放学之后能吃上母亲做的蛋壳米饭,配上鲜美的鸡蛋羹,简直像过节一样。我们会迫不及待地打开锅盖,母亲在一边说:“瞧你们猴急的!吹一吹,凉一凉,别烫着……”我们会轻轻敲开蛋壳,一点一点把蛋壳剥掉,漏出一节,轻轻咬上一口,香气四溢,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。鸡蛋的清香裹挟着大米的醇香,让人回味无穷。母亲通过简单的步骤,将普通的米饭变成了别具一格的美味,既保留了米

饭的口感,又增加了视觉上的乐趣和营养的多样性。然而,那香喷喷的蛋壳米饭总是让我们兄妹几个大快朵颐,母亲自己却总是舍不得吃。

我们家共有兄妹四人,算得上是一个多子女的家庭。父亲常年在建筑工地上辛勤工作,收入却十分有限。“米缸里的大米并非取之不尽”,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人,父亲已经是竭尽全力,但日子还是过得相对拮据。母亲平时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,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。

尽管生活艰难,但是把苦日子过甜,把寒日子过暖,是母亲一直努力的功课。母亲算不上心灵手巧,更算不上好厨师。有时候父亲甚至会调侃说:“菜叶煮黄了,做的饭跟喂猪似的。”但是,母亲并不气馁,总是不遗余力,像变戏法一样,让我们的生活多点花样。炊烟升起,日子热气腾腾。母亲倾注了耐心和爱心,让蛋壳米饭颗粒饱满,香了流年。

现在的蛋壳米饭都升级了,里面可以加肉末、香菇切成小碎块,再加上香油,加上大米搅拌均匀翻炒,再装入蛋壳蒸熟,配方和做法全面升级,如果我们小时候能吃到这样的美食,简直快乐似神仙。然而,如今的孩子们,各种各样的美食琳琅满目,他们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多,似乎并不再热衷于这样的美食。而在我心底里,却依然会怀念孩提时代那道简单质朴的美食,怀念那段温馨的时光。这小小的蛋壳米饭,让我们贫寒的生活有了希望、有了亮色。

## 冬日猪肚鸡

泰州程春梅

记得,那一刻,我正在院中和姐姐踢毽子。前踢,后踢,正着踢,反着踢,时不时来一个回旋跳。

隆冬时节,大地都裂开了缝,我们却全身汗津津,呼出的热气一绺一绺,和冰冷的空气纠缠不清。不一会儿便汗流浹背了,我们把厚厚的棉袄一甩,轻薄的衣衫和额上的汗珠一起晃动,踢得热火朝天,尘土飞扬,欢笑带着间或不服输的争论挤满不大的院落。悬在西天的斜阳似乎忘记了回家,大大的脸庞微笑着,在辽阔的高空一直盯着我们瞧。被斜阳抚摸的那条温顺的大黄狗也看得入了神,扬着的头随着毽子的起落一上一下,竟然忘记了咀嚼它最喜欢的大骨头。

妈妈系着她那条刚缝好的蓝布花围裙,在煤球炉旁忙来忙去,给我们做红薯粥,不时把冻得不听使唤的手放到围裙下暖暖,或者干脆朝手上哈几口热气。水开,锅盖一掀,妈妈年轻的容颜就淹没在白色的热气里,如梦如幻,那条粗黑的辫子也蒙上一层洁白的纱。

“快来,好吃饭了——”随着妈妈的一声吆喝,我们撒下毽子,飞奔入屋。撞得桌上煤油灯的火苗一晃一晃的。爸爸放下正做着木工活,拍拍手进屋,微笑着嗔怪:“跑这么快干什么?又

不是抢饭。”

可不就是抢饭吗?你看那一块一块的红薯,在微黄的玉米粥中若隐若现,恍若新娘的红盖头,还未入口,早已口齿生津了。爸妈种的红薯就是香甜,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薯,从外红到里,缠绕着恰到好处的好处的玉米粥,那丝丝缕缕的香甜,温湿润润,穿过缭绕的热气,直往你的鼻孔里钻。

姐姐吃得最快,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,嘴烫得稀里哗啦的,也不嫌疼。腮帮子里的存货还没嚼完,竟然又起身去盛第二碗了,才吃了半碗的我着了急,带着满嘴的红薯粥呜呜呀呀:“姐,你少盛点,我还要吃呢……”

一声呼唤,惊走了睡梦,眼前那缤纷的画面也在电光石火之间消失不见了。

在梦中,冬日傍晚的那一幕真切切,父亲腰板挺直,母亲步履轻盈,我们姐妹俩也稚嫩无邪。然而,在现实世界里,亲爱的父母无可奈何而又无可抗拒地老去了,我们也蒙上尘世的无奈与沧桑,想到这里,惆怅不觉爬满眉梢。可是,转念一想,子欲养而亲犹在,能够承欢膝下,是多么可贵的一种幸福啊!于是,在初醒的朦胧中,我望着窗外冬日里漆黑却安静的夜,微笑,久久久久。

将所有的寒冷都驱散殆尽。

经过长时间的炖煮,猪肚变得十分软嫩,但又不失其独特的爽脆,每一口都仿佛在唇齿间跳动,带来丰富的口感层次。鸡肉鲜嫩细腻,轻轻咬上一口,便能感受到其嫩滑的口感,几乎无需费力咀嚼就可以在口中散开。鸡肉的纤维被汤汁浸润得恰到好处,不柴不干,饱含着丰富的汁水,每一口都在舌尖上绽放出鲜美的滋味。

蘸上一些特制的酱料,增添一份别样的风味。酱料的选择可以根据个人口味而定,常见的有姜蓉、沙茶酱、海鲜酱等。姜蓉能够去腥增香,沙茶酱则带有浓郁的香味和微微的辣味,海鲜酱则更加鲜美。我和妻则会再加点豆腐乳、红色的小米椒等,尤其是妻,她那有点厌食的胃由此打开了,举箸不停。

我们在汤中加入各种配菜,如青菜、香菇等。在浓郁的猪肚鸡汤中煮过的青菜,去除了生涩味,变得更加鲜嫩可口。青菜吸收了汤汁的鲜美,同时为整道菜带来了清爽的口感,平衡了猪肚和鸡肉的浓郁滋味。香菇肉质厚实,咬下去有嚼劲,同时又饱含着汤汁的浓郁,散发出醇厚的香味。它为猪肚鸡增添了一份大地气息,也为这道美食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口感。

看到我额上的汗水,妻子贴心地为我点了瓶冰镇啤酒降火。这顿饭吃得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。看着妻异常满足的样子,我终于明白,普通人的幸福,往往是由具体的事物触发的,有时是一碗及第粥,有时是一份萝卜牛腩。此时,她的幸福由头,是一道滚热的猪肚鸡——如冬日里的一抹暖阳,暖身,暖心,暖了人间。

## 父亲第一次坐高铁

湖北武穴陈涛

镇上的高铁站已经新建两年有余,但父亲还从未乘坐过。趁着周末到武汉走亲戚的机会,我决定带父亲去体验一番。

父亲早年做过客运站售票员,对各种交通工具并不陌生。得知我已经在微信上购买了车票,就催促我赶紧出发,到高铁站提前取车票。我微笑摇头,现在坐高铁不需要纸质车票,只用带上身份证就可以了。“真的?”父亲将信将疑。以前坐火车的时候,都要提前两三天去火车站买票呢,还得排老长的队。等排到你眼前吧,票又卖完了,窝火得很。

为了打消父亲的疑虑,我决定提前一个多小时前往高铁站。配套的高铁快速路畅通无阻,仅驱车十几分钟,我们就抵达了高铁站,视野开阔的站前广场让父亲不由得眼前一亮,竖起大拇指称赞,果然大气磅礴,比老火车站漂亮多了。将汽车留在停车场里,我轻车熟路地领着父亲,通过电梯来到了进站口。过安检时,父亲因为随身携带了一瓶矿泉水,在安检员的示意下,父亲拧开瓶盖喝一口后,哈哈一笑,“有当年坐火车的感觉了。”安检员也被父亲的幽默逗乐了。

候车厅宽敞明亮,天花板设计得很现代化。商店、饮水台、母婴室、公共卫生间以及残疾人专用一应俱全,十分贴心。我们找了个座椅坐下,但父亲坐不住,他对这里充满了好奇,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四处转悠。大厅里有几位统一服饰的阿姨,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,对着摄像师的镜头,摆出动感十足的姿势,齐声喊着:“济南,我们来了!”哦,她们是要坐高铁出省旅游的吧。不一会儿,检票口就排起了长队,父亲一路小跑过来,问我是不是要开始检票了。我说我们的车次还没到点,让他不要着急。父亲这才松弛下来,眼睛倒是紧盯着正在通过闸口的乘客们,发现他们果然都是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拿着身份证进去。父亲看得很认真,我知道他的心里在揣摩学习,生怕错过了每一个细节。即便如此,轮到父亲检票的时候,他还是有些紧张。我站在父亲身后,让他把身份证放置在感应读卡区域,再将脸部对准摄像头,然后只听“滴”的一声,闸门开了,父亲匆忙通过后,脸上露出满满的成就感,“是呵,我也享受了一把高科技。”

当子弹头列车驶来的时候,父亲兴致勃勃地拿起手机拍摄,还顺手发了个朋友圈,配文:第一次坐高铁。上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后,父亲惊讶于车上竟然还能给手机充电。忆及从前出门远行只能随身携带万能充和充电宝的岁月,父亲感慨万千,“真是白驹过隙,今非昔比啊!”

随着高铁开始提速行驶,父亲将沙发座椅调成斜躺的姿势,微眯眼睛小憩。而窗外的山川河流在我的视野里不断倒退,逐渐演变成了这样一幅画面:春节返乡队伍里的父亲一手拎着行李,一手抱着仅有几岁的我,递出的火车票被检票员用剪刀“咔嚓”一下就算验票通过,从站台的人流中匆忙登上绿皮火车,靠在拥挤的硬座车厢角落,长吁一口气。

那年,父亲抢到的是一张归心似箭的站票。

## 时光里的火墙

安徽蚌埠徐玉向

故乡的冬日,凛冽的寒风如冰锥般刺向脸庞,那刺骨之痛似要将肌肤撕裂。每到这时,那道火墙便成为了我们抵御严寒的坚固堡垒。

火墙,用厚实的泥土和砖石砌成,它立在屋子的中央,极像一位沉默而忠诚的守护者。火墙承载着对家庭的责任与爱,每一道添柴的动作都是父亲向家人传递温暖的无声语言。火苗蹿起,舔舐着炉膛的内壁,火墙开始有了温度。那温度宛如灵动的精灵,沿着墙壁轻舞蔓延,先是温热了火墙周围的空气,慢慢地,让整个屋子都沉浸在一片温暖之中。

我喜欢在火墙边的小桌上读书写字。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,斑驳地洒在书页上,和着火墙散发的热度,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。

随着夜幕降临,火墙又将开启它另一种守护的姿态。火苗在炉膛里跳跃,在墙上投下舞动的影子。我们躺在火墙边的被窝里,听着祖父讲述古老的传说。那些故事在温暖的氛围中仿佛有了魔力,带着我们进入甜美的梦乡。在梦里,火墙依然散发着无尽的温暖,守护着我们的梦境,如同守护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夜晚。

在繁华都市的喧嚣中,在冰冷的钢筋水泥丛林里,每一个寒夜,我总会不自觉地裹紧被子,试图寻找温暖,可寒意依旧从四面八方袭来。这时,我总会想起故乡那道火墙。

我仿佛又看到自己像小时候一样,伸出微微颤抖的手,向着虚空摸去,似乎想要触碰到火墙粗糙却温暖的墙面。指尖在空中把握,却只握住一片冰冷的空气。我知道,那火墙已成为我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,在每一个孤独寒冷的时刻,召唤着我,让我在回忆的温暖中找到心灵的归宿。那火墙的温度,永远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,成为我在这漫漫人生路上抵御寒冷与孤寂的永恒力量。

广东中山甘武进